



惡心如薛

佩璃 / 著

山河拱手
博卿一笑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【山河拱手】
博卿一笑
【

妾心如孽

佩璃

著

下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妾心如孽：全2册 / 佩璃著. — 北京：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15.8

ISBN 978-7-5113-5598-0

I. ①妾… II. ①佩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0446号

妾心如孽：全2册

著 者：佩 璃

出 版 人：方 鸣

责任编辑：附 离

封面设计：所以设计馆

排版制作：刘珍珍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00mm×980mm 1/16 印张：40 字数：760千字

印 刷：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3-5598-0

定 价：55.00元（全2册）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：100028
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：(010) 82068999 传 真：(010) 82069000
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：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目 录



第十三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真情假意	匪我所思	帝王情冢	圣心难测	山雨欲来	渐行渐远	执迷不悔	榜劫风波	王者相争	误会丛生	情定幽州	此时无声	龙脉之谜
//	//	//	//	//	//	//	//	//	//	//	//	//
155	138	124	107	099	089	074	062	049	037	027	018	001



第十四章	轻云出岫	//	168
第十五章	得失之间	//	176
第十六章	决胜千里	//	184
第十七章	壮士断臂	//	193
第十八章	风云骤变	//	203
第十九章	铁腕柔情	//	213
第二十章	至疏至亲	//	225
第二十一章	仁者无忧	//	239
第二十二章	王者相托	//	247
第二十三章	玉碎宫倾	//	257
第二十四章	宴至尾声	//	265
第二十五章	情之所终	//	277
番外	尘缘难了 叹来世今生	//	285



龙脉之谜

第一章

为着臣暄这一番挽留，鸾凤只得在黎都城西暂且住了下来。臣暄置备的园子并不华丽敞阔，反而幽静精巧，倒也颇合鸾凤的心意……只除了园子的名字——“觅沧海”。

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。鸾凤猜测臣暄是故意起的这个名字。

虽说如今北熙江山已然易主，可后续事务依旧纷繁复杂，臣暄作为镇国王独子，毫无疑问要担起重责。鸾凤知道如今正值整肃之时，但她未曾想到，她这一等就是三个月。

时令由秋入冬，这三个月里，北熙又发生了几件大事。

九月，镇国王臣往在黎都登基称帝，定国号为“宣”，改元“中天”，时称“北宣”。臣往大赦天下，册封独子臣暄为太子，义子臣朗为靖侯。北熙王朝自此正式覆灭。

十月，北宣太子臣暄亲自带兵追击原氏余孽，一举歼灭原歧亲信及出逃九族。

十一月，中天帝臣往着手重建北宣诸事，颁下法令免去百姓一年赋税，清洗朝堂。

而等到臣暄凯旋黎都，举城共迎，已是这一年的腊月初。

世人都道，中天帝臣往是在为臣暄铺路。无论是将国号定为“宣”，还是年号“如日中天”，无不突出了那个“暄”字——中天帝想将开国功绩留于独生爱子，让他名垂史册。

腊月时令，正值一年最冷的气候。临近年关，黎都也逐渐热闹起来。毕竟是臣往称帝以来的第一个年岁，自然要办得喜庆兼且节俭。



只是这喜庆和节俭的分寸如何拿捏、如何平衡，倒是个难题。不过鸾凤相信，臣暄应是个中能手。

三个多月过去了，臣暄一直没有出现。鸾凤知道他刚打了胜仗回来，诸事繁忙，便也不催促。其实她私心里也不希望臣暄过来，他若来了，反倒会让她觉得别扭——她不晓得如今他们到底算是有什么关系。

若说是鸳伴爱侣，她和臣暄从未有过浓情蜜意，何况如今彼此身份悬殊；可若是会心知交，他们却有一丝暧昧，至少臣暄对她的心思，并不仅仅止于相交……

鸾凤甚至有些消极地想，这样拖下去也好。也许拖着拖着，臣暄便会释怀放手，或是她终被这番执着所打动。总要有一方先从这段微妙的关系中抽身出来，不是臣暄，便是她自己。

她自问并不是个拖泥带水之人，否则也不会快刀斩断与聂沛涵的牵扯。可一旦对象变成了臣暄，她便没那么坚定了。面对臣暄的呵护与宠溺，有些伤人的话，她实在难以说出口。

每每想起此事，鸾凤总是唉声叹气。坠娘看在眼里，也不知该如何开解，生怕自己说多错多，再让她对臣暄生出反感情绪。

“大过年的，你整天愁眉苦脸给谁看呢？我要出去采买年货，你去不去？”坠娘索性岔开话题。

“采买年货？也好。我是该出去看看了。”鸾凤果然来了兴趣，进屋裹上披风，同坠娘一道上了街。

虽说新朝初立百废待兴，但黎都本就繁华，如今又平稳过渡了一段日子，已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。尤其新年将至，家家户户都贴了春联和福字，放眼一片喜气洋洋的大红色，光是看着便让人心头舒畅。

鸾凤察觉到有待卫们在暗处跟着，但却只好假作不知。她与坠娘从东大街逛到西大街，采买的食材、布匹、胭脂水粉足够一年所用。

“不是自己的银子，花着真不觉得心疼。”鸾凤瞧着一车战果，不禁掩面轻笑。她的积蓄早已在秋风渡口烧光了，此后一直入不敷出，今日采办年货都是坠娘掏的银钱。

其实不止今日，她们二人近期的吃穿用度日常开销，皆由坠娘负责。至于那些银钱到底从何而来，鸾凤没有细究，也不欲细究。

“我攒下的老本都被你花光了。”坠娘顺势笑道。

“回去吧！今天着实累坏了。”鸾凤装聋作哑地望了望天色，打算与坠娘原路返回。两人并未乘车骑马，只雇了个小厮推着一车年货跟在身后，一路上说说笑

笑，时辰倒也过得极快。

“怎么还没到呢？咱们竟走了这样远？”鸾凤拭着额上薄汗，面上隐有倦色。

“去的时候不觉着远，如今又喊累。”坠娘作势啐了她一口，又飞快地瞥了一眼东北方向，再道，“还有一个路口即到，不值当再雇辆马车了。”

鸾凤却好似并未听见坠娘的话，忽然敛去笑意，静静瞧着街道的东北方向。那角落里站着个身穿蓝衣的窈窕丽人，正对着小贩说些什么。

由于相隔太远，鸾凤看得也不清楚，神色略显迟疑：“那人影好生眼熟，像是……拂疏？”

坠娘顺着她的目光再瞥了一眼，不动声色地回道：“我走得眼晕，瞧那身形有些相似，但应该不是。如今她背叛了世子，怎么还敢再回来？”

鸾凤并未答话，清眸微眯瞧了片刻，才斩钉截铁道：“是拂疏！”

她转而再看坠娘，表情已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我人微言轻，想必请她不动，劳烦坠娘请她来园子里坐坐。”言罢已加快脚步返回“觅沧海”。

坠娘也没再多说什么，抬眼看着那东北角的水蓝色身影，不禁叹了口气……

半炷香后。

“啪嗒”一声轻响传来，鸾凤将一杯热茶搁在案上，望着那氤氲的热气询问拂疏：“你回黎都殿下可知道？”

“哪位殿下？”拂疏端起热茶捧在手中，淡淡笑问，“是北边这位，还是南边那位？”

鸾凤眸光沉沉地盯着她。

拂疏轻笑，低眉吹了吹浮起的茶沫，啜上一口才慢慢回道：“我的任务业已完成，此次回来是向太子殿下复命的。”她放下茶盏，抬起头来：“漕帮已破，北宣水域尽归太子殿下手中。”

虽说迄今北熙已易主数月，可鸾凤每每听到“北宣”二字，仍是不大习惯。等等，拂疏方才说什么？

“此次回来是向太子殿下复命的……”

“漕帮已破，北宣水域尽归太子殿下手中……”

放眼南北两国，“殿下”是有好几位，但“太子殿下”尚且只有臣暄一人，毕竟南熙并未立储。鸾凤不禁想起拂疏投靠聂沛涵之事，还有聂沛涵与漕帮的关系……

电光石火之间，一个念头猛然闯入鸾凤脑海中——拂疏根本没有叛变！她是受



了臣暄的指派，刻意去接近聂沛涵的！

这真是难以置信！鸾凤近乎震惊地看向拂疏，用澄亮的目光询问事实真相。后者则目无波澜，算是默认了她的猜测。

“原来如此！从前我还曾不齿聂沛涵所为……”鸾凤心中忽然涌出难言滋味，低低叹道，“是我错怪他了。”

“怎会是错怪？这固然是太子殿下下的意思，可聂沛涵若无此意，我又如何能顺利‘投靠’？”提起“聂沛涵”三字时，拂疏目中分明闪过一丝狠戾。

鸾凤将拂疏的表情看在眼里，就此静默下来。她早就知道，臣暄与聂沛涵旗鼓相当，迟早会有针锋相对的一天。是她私心里一直自欺欺人，认为他们一在北、一在南，不会轻易起了冲突。但她却忘记了，聂沛涵的势力已经伸到了北边，还染指了水路，臣暄作为北宣新主，又岂会坐视不理？

只是鸾凤未曾料到，臣暄这步棋竟然埋得如此之深，早在他逃出黎都时，便已指派了拂疏假意投诚。而聂沛涵在漕帮花费的多年心血，这么快就瓦解了……

一时之间，鸾凤大为感叹，也不知心中到底是悲是喜。悲的是他们段数太高，她猜不透摸不着；喜的是他们手段虽狠，却对她百般柔肠处处退让。可是，这二人若注定要一决胜负，她又该为谁悲为谁喜呢？

鸾凤很迷茫，也很担忧，不知不觉中已开始惴惴不安。拂疏见她情绪低落，心中倒是痛快许多，淡淡再道：“这两年里我也多少听过你的事……你该庆幸自己早早离开了南熙。聂沛涵他就是个小人！无耻之辈！”

小人？无耻之辈？鸾凤没想到拂疏竟如此评价聂沛涵。在她心中，聂沛涵行事虽诡异狠戾，但还远远没有如此不堪。她有些惊疑地看向拂疏：“你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“你想听吗？”拂疏的脸色渐渐变得深沉起来，深沉之中又带着愤恨，最终化作丝丝屈辱，也将鸾凤一并带入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里……

“当初我奉命去向聂沛涵示好，他毫不犹疑收下了我，却借口我是北熙人，不愿带我回南熙……他将我送给了漕帮帮主，用以笼络人心……”

拂疏忽然顿了顿声，冷冷一笑：“谁知那帮主不能人道，便将我转手送给了漕帮二当家沙裘。”

沙裘？鸾凤忽然想起在秋风渡招待她与聂沛涵的那名管事，为人老实态度恭谨，她记得正是唤作“老沙”，不知与这二当家是不是同一人。

鸾凤刚想起这人，又被拂疏的话语打断了思绪：“我们欢场出身，原就将贞洁抛诸脑后，何况太子殿下是看得起我，才派我去假意投诚……我当时心想去便

去吧，我还是完璧之身，又是聂沛涵送去的，应能得沙裘几分怜惜。而且他以前来过闻香苑，也认识我……可我没想到，他恼我从前看不上他，当夜便找了四个男人来……”

拂疏没再继续说下去，她语气沉冷，听不出一丝自怜自伤之意。可鸾凤却觉得难受，心像是被戳了个窟窿，又空，又痛。

拂疏仿佛是在故意刺激鸾凤，见她难过，才继续说道：“我怕什么？我在欢场浸淫多年，早就将男人的心思摸透了！我一路睡上去，从漕帮最得势的管事睡到沙裘的床上……那时我便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出这口气！我一定要灭了漕帮！”

至此，拂疏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丝起伏，那样恨，那样狠，充满了毁灭的快感：“沙裘是个虐待狂，他迷恋我的身体，在我身上做各种尝试……你一定想不到他如何折磨我的，若不是为了这口气，我早就不知死过多少回了……是以漕帮归降之后，我亲手阉了沙裘，斩了他的双手双脚，还挖了他的眼珠子。”

听到此处，鸾凤几欲落泪，却又怕被拂疏看去，遂强忍道：“都过去了……你色艺双全，平安归来，可以寻个好人家重新开始。”

“重新开始？”拂疏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她忽然解开自己的衣衫领襟，顺着香肩缓缓下拨，然后又解开兜肚肩带，轻轻扯了下来。

鸾凤不明其意，只得在旁看着，直至拂疏光裸的胸乳袒露而出，她才彻底明白过来——拂疏的左乳之上，赫然刻着“淫贱”二字！字迹褐黑，嵌入血肉，想来时间已久，是终身也去不掉了。

鸾凤面上闪过不忍之色，不敢再细看下去。她的表情如此纯良无害，让拂疏越发觉得她面目可憎。“你以为我不想嫁人吗？我比谁都想脱籍从良，但我没得选择！我胸前这两个字，试问天下间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？谁又能心无芥蒂地与我行鱼水之欢？！”

这段话说得绝望而悲凉，让鸾凤几乎再难自抑。她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，不能哭，免得徒惹拂疏伤心。如此压抑了半晌，终于忍住了泪水，可惜拂疏却没能忍得住。

晶莹剔透的眼泪缓缓滑落，拂疏姣好的面容上满是凄楚。她将半褪的衣衫重新穿戴整齐，这才抬手拭去泪痕：“鸾凤，我不知道你成天在哀怨什么，你总是自苦落入风尘，可与我相比呢？你虽自幼惨遭家变，但至少出身名门，我却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；你身娇肉贵、洁身自好，我却被无数男人睡过了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拂疏逐渐变得激动起来，指着鸾凤高声质问：“你何其有幸，能得太子殿下垂怜……可你凭什么？鸾凤你凭什么！当初坠妈妈明明选的是我！若不是

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我又怎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！

“我不甘心！我哪里比不上你？我不比你美？不比你性情温柔？他为何要派我去算计聂沛涵？！”拂疏忽然站起来大拍桌案，一双美目狠狠瞪着鸾凤。她一字一句问得掷地有声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嫉恨与不甘。

鸾凤张了张口，很想解释几句，但也知道无论自己说什么，都无法解开与拂疏的心结，更无法弥补拂疏所承受过的痛苦……

该怪谁呢？若说怪臣暄，可他只是派了拂疏去投诚聂沛涵；若是怪聂沛涵，他不信拂疏也是人之常情……

鸾凤深深吸了吸鼻子，将那股酸涩之意强忍回去。她抬首瞧着站在案前勃然大怒的拂疏，无比诚恳地道：“你说得对，是我亏欠了你……你想我做些什么，只要能让你好受些，我必尽力而为。”

鸾凤主动提出帮忙，拂疏闻言反倒笑了。她慢慢冷静下来，重新坐回案前，摸了摸早已凉透的冷茶，道：“有件事你大约还不知晓，当时你跟聂沛涵前往秋风渡，我与你们是前后脚启程去了漕帮。你们遇上聂沛鸿的事，我第二日便设法禀告了太子殿下。”

拂疏有些黯然，也不顾茶已冷却，端起杯子再啜饮一口：“太子殿下找到聂沛鸿时，他已在水里泡得半死不活，几乎没有用刑，问什么说什么……殿下问出了你在秋风渡口相救聂沛涵的事，当夜便喝了许多酒……”

“那时我才知道，殿下对你做戏是假，动情是真……”拂疏刻意扭头看向门外，低声道，“你说你要帮我，我自己也想找个活路。事到如今，殿下若放我自生自灭，只怕我也活不成了；若是殿下怪罪下来……于我而言，死也是一种解脱吧！”

拂疏从前是何等地娇柔温顺、八面玲珑，但此刻，鸾凤在她面上看到了“心如死灰”四个字，还有寒彻心扉的冷艳。

毕竟是姐妹一场，鸾凤也希望她过得更好：“我答应你，只要见到太子殿下，我一定尽力为你谋个出路。”

拂疏“嗯”了一声，再次从案前站起来：“我走了。”她的视线穿过窗户，落在布局雅致的园子里，轻声评价，“这地方不错，他对你真好。”

鸾凤听出了她的醋意，想了想，没有搭话。

闻香苑曾经的两朵花魁，就这么相对无言。一个坐着，一个站着，咫尺的距离，造就了生命不同轨迹。屋子的炉火烧得很旺，鸾凤却觉得周身发冷——为了这不公平的命运。

“既然来了，再和坠姨说说话吧……她很想你。”鸾凤认为，此刻唯有坠娘能

抚慰拂疏。

“不了。我早就被她抛弃了，如今她眼里只看重你。”拂疏断然拒绝，捏着披风沉默地离开。那一袭水蓝色身影款款而去，在冬日的萧条中显得格外单薄，但拂疏的脊背挺得笔直，有一种不服输的强韧，与她的名字恰好相反。

鸾凤注视着拂疏离去的背影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大约是近来憋得太难受，今日又听了拂疏的遭遇，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。

鸾凤不知自己究竟哭了多久，最后竟俯在案上睡了过去，再醒来时，窗外已是紫色星夜。而这期间，坠娘一直没出现过，整座园子里都找不到人影。

鸾凤以为她去找拂疏了，便径自起身洗了把脸，想要弄些吃食果腹。正打算去往厨房，便在此时，园子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。

是臣暄披星戴月地赶来了，身后跟着宋宇和坠娘。

彼时鸾凤眼眶还红红的，因为哭了太久，天色又暗，她还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。再定睛细看，但见臣暄已悠然地走近，好像还带着几分隐约的笑意。

这个清俊的男人裹着一袭白色狐裘，长身玉立，风度极佳，与这朦胧夜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那卓绝于人的气质和腰间悬挂的珠玉，不经意间便泄露了其尊贵身份。

他不紧不慢地走至廊下，看着鸾凤浅笑问道：“让凤凤久等了……你这是什么表情？”

三个多月未见，鸾凤仍习惯性地想称呼他“世子”，可话到嘴边又改为“殿下”。她勉强扯出一丝微笑，顺着臣暄的话撇了撇嘴，想将隐藏在心底的那份莫名滋味挥散开去。

在离启别殇之事上，臣暄的态度向来与众不同。

别人若是与故人久别重逢，大约都会感慨一番，回首往事兼且问候。而臣暄从不为之。无论是她挂牌之日与他意外相见，还是去年八月在幽州夜宴上再会，或是今日他的不期而至……彼此重逢的那一刻，臣暄从来都是淡淡的样子，不追忆过去，也不煽情问候。

反之，旁人若与故人离别，大约都是无语凝噎，尽量抹去离愁别绪。但臣暄会刻意渲染。他在闻香苑养伤时要求她跟他走，他逃出黎都时立下三年约定，他带兵北上时突如其来的一吻……彼此分离时，臣暄总是一派情意绵绵，将他的一言一行镌刻在她脑海的最深处。

鸾凤不能否认，臣暄一直都做得不错，将她的心思摸得通透透透。

“怎么哭了？”臣暄见她眼眶微红，便走近几步关切问道。



“不是哭了，是刚睡醒。”鸾凤揉了揉自己的双眸，笑道，“殿下逢战必捷，所向披靡，让我愣住了。”

臣暄眼中瞬间盈满笑意，在夜色下光彩流溢。他替鸾凤紧了紧披风，又探了探她冰凉的手心，问道：“怎么不回屋？”

鸾凤摇了摇头：“我不冷。”

“你不觉得冷，我可觉得心疼。”臣暄自然而然揽过她的腰身，半哄半劝地将她送回屋内。

此时坠娘和宋宇早已离去，鸾凤便觉得局促起来，那些准备了三个多月的话，也不知该如何说起了。她借口去点了几盏烛火，想了想，还是咬着牙开口：“殿下何时立妃？”

屋内忽地洒满橘色柔光，臣暄沉默一瞬，面色不变：“凤凤想我立谁？”

鸾凤不假思索：“自然是温婉可人的大家闺秀，日后堪为母仪天下。”

“温婉可人的大家闺秀……”臣暄喃喃重复，面色虽如常，语气到底是隐带不悦，“我刚回黎都，你就对我说这些？怎么比朝中的老顽固们还着急？”

臣暄甚少有这样犀利的时候，这让鸾凤事先打好的腹稿再也说不出口。她唯有从腰间取出那枚白如凝脂、毫无瑕疵的玉佩，托在掌中无言送回。

迎着屋内烛光，这块玉佩显得更加无瑕透白，似一朵柔软的云，静静躺在鸾凤掌心。这让她忽然想起了聂沛涵。

不知为何，她从不敢在聂沛涵面前直白地道别，只敢留下一纸信笺；而面对臣暄，她从来都觉得坦然，不想隐藏任何情绪。

这大约也是一种“恃宠而骄”吧！

鸾凤听到臣暄重重叹了口气，那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失意：“早知如此，我不如不来。”

鸾凤手一抖，只觉掌心的玉佩再也没了温润触感，贴着她的微凉指尖，险些要从手中滑落。她知道自己惹恼了臣暄，可这一天，他们迟早要面对，避无可避。

“我等不及了，您知道我的身世……我是真的怕了。灭门之痛，经历一次也就够了。”鸾凤别过脸去，唯恐被臣暄瞧见她的悲伤，“如今您是天潢贵胄，而我堕入风尘，身份云泥之别……您从不自欺欺人，这一次也不该如此。”

“我不是自欺欺人。”臣暄沉默了半晌，方道，“你的身份从不是问题。我会为凌相翻案，请父皇追授他为太子太傅……届时你便是凌相千金、太傅之女，难道还不够身份？”

臣暄能想到这一步，鸾凤已很是动容。她刻意忽略掉这些感觉，认真地、决

绝地摇头：“我在风月场中浸淫多年，恩客百千……即便殿下愿意为我恢复凌芸之名，我自己也无颜接受……还是让我继续做鸾凤吧，我不想给父亲抹黑。”

抹黑？臣暄眉峰微蹙，目中凝了凉意：“我曾对你说过，我与聂沛涵不同。姻缘之事，实难违心。”

被臣暄毫不遮掩的目光盯着，鸾凤也有几分心虚。她向来自诩伶牙俐齿，可在臣暄和聂沛涵面前，她发现自己从未占过上风。偶有小胜，也是他们让着她，更显她幼稚至极。

好比此刻，她实在无言以对了。

臣暄见她已有彷徨之意，便再行劝道：“如今黎都之外余孽未清，你孤身在外，我不放心。”他顿了顿，无奈地妥协，“你不想进宫，我也不勉强。但你我三年之约未满，倘若你眼下离开，我绝不甘心。”

鸾凤紧紧握着手中玉佩，指甲几乎要掐进掌心。

臣暄见状再哄她：“虽说原歧已死，但周会波逃了出去……他才是害死凌相的幕后黑手，凤凤难道要放过他？”

周会波？鸾凤闻言紧咬下唇。是啊，她几乎要忘了，是周会波向原歧进献谗言，才间接害死了父亲。个中内情的确值得探究一番，毕竟她身负龙脉，若是周会波不除，她也走得不安心。

鸾凤不禁想起去年在幽州与臣暄重逢时，他曾提过要带自己去见镇国王，被自己一口回绝。然而最后，他还是哄着自己去见了，拿了朗星和坠娘当幌子。

再看如今，自己分明无比坚定地想离开黎都，却被臣暄这一番话给动摇了主意。

他故技重施，她屡屡上钩。不得不说，以退为进之事，臣暄深谙此道。

然而鸾凤也明白，自己若就此留下，龙脉必将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心结。正如她与聂沛涵一样。倘若这个心结解不开，别说与臣暄携手一生，即便做个知交好友也会让她耿耿于怀。

天下逐鹿之人对龙脉趋之若鹜，臣暄既已成了北宣皇嗣，她不信他不想要。

“倘若我以龙脉地图作为交换，殿下可会放我离去？”鸾凤这一问半是真心，半是试探。

臣暄原本和缓的面色顿时凝重起来，语气是鸾凤从未听过的严肃与恼怒：“这话你以后不许再提！”

鸾凤心中突地一揪，仍不死心：“您如今不知道龙脉到底是何物，等我说出来，您就不会拒绝得如此痛快了。”

臣暄闻言却是面色更冷，看向鸾凤的目光中带着十足的坦荡：“龙脉到底是何物，我不想知道，也不必知道。那是大熙王朝的龙脉，与我新朝何干？它若当真有用，大熙岂会分崩？北熙岂会易主？可见龙脉只是世人吹捧罢了。”

他说着又上前一步，握紧鸾凤攥着玉佩的右手，自负得近乎张狂：“都说‘富贵有命’，我向来不信。龙脉是死物，人才是活的，我父子二人没有龙脉，照样能问鼎皇位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鸾凤永不会忘记这一日、这一景，还有景中那个如画之人。只因臣暄说了一句她从未听过、今后也不会再听到的狂妄之言——

“龙脉于我，得之，锦上添花；不得，无足轻重。”

臣暄的声音像是一种罕见的乐器，低沉浑厚，极富磁性。鸾凤承认自己被蛊惑了，有些痴沉在他那句话里，婉转动容，又心潮澎湃。

臣暄显然也发现了鸾凤的动摇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没有乘胜追击，转而笑问：“我这么久不来看你，是不是怨我了？”

鸾凤嗓子有些发干，不知是太渴还是尴尬。她试图喝杯水来缓和自己的情绪，可刚碰到案上的茶壶，才发觉触手是一片冰冷。

臣暄也顺势看了一眼那壶凉茶，还有案上的两只茶杯。其中一只杯子上沾了嫣红口脂，但面前的佳人分明素面朝天，脂粉未施。

臣暄没有多问，他好像笃定了鸾凤没用晚饭，再笑：“我白日里实在抽不开身，只好晚上过来，能讨你一碟子夜宵吃吗？”

鸾凤也看着那两只杯子，下午与拂疏相谈的情景又浮现在了脑海之中。她决定趁此机会替拂疏谋个出路，便道：“恰好我今日出去采办年货，回来补了一觉，也没吃呢！要是殿下不嫌弃，便尝尝我的手艺如何？”

“求之不得。”臣暄淡笑。

“那我去厨房。先说好，没有宫里那些山珍海味。”鸾凤将屋内的炉火添得更旺，起身离开了屋子。

臣暄注视着她的背影，一直见她出了内院，才缓缓敛去面上笑意，冷着脸招来坠娘，命道：“不要再让拂疏接近凤凤。”

想是这两年在军中磨砺的缘故，臣暄的气质愈加硬冷起来，直吓得坠娘连呼吸都屏了起来，不敢大口喘气。她虽心疼拂疏，可到底不敢违命，连忙跪地请罪道：

“今日是属下失误了，请您责罚。”

臣暄若有所思地瞧了她片刻，轻叹一声：“你还是心疼拂疏，否则以你的本事，怎会拦不住她？”

坠娘将头垂得更低，没有否认。气氛一时有些凝滞，这让坠娘感到忐忑，唯恐今日这步棋是走错了，不仅帮不到拂疏，反而害了她。

臣暄又岂会不知坠娘的心思？原本想要发作，但想起方才鸾凤微红的眼眶，心也软了下来：“罢了，让拂疏回去接管闻香苑，但你须交代清楚，不能让她再得寸进尺。”

听此一言，坠娘心中的石头轰然落地，语中也带了几分感激之情：“属下替拂疏谢过殿下。”

臣暄摆了摆手，不欲再讨论此事，硬生生地转了话题：“鸾凤在厨房，你去看，再温壶酒来。”

不多时，鸾凤和坠娘先后端着托盘进来，在案上摆下六个盘子：红烧黄鱼、鸡丝蜇头、香酥鸭子、玉笋蕨菜、水晶虾仁、鲜蘑菜心，还有一壶好酒和一道七翠羹，都是家常小菜。

臣暄向来不挑剔吃食，军中条件艰苦，他也曾与将士们同吃同住。如今虽然身份不同了，作息和习性倒没什么变化，比起宫里的玉盘珍馐，他更愿意吃鸾凤亲手做的小菜。

他看着桌上的六菜一汤，心情略好：“你动作不慢啊，做了这么多菜。”

“都是准备好的年货，不费事，再者还有坠姨帮忙。”鸾凤笑回。

臣暄便看了看坠娘，后者识趣地退了出去。

鸾凤也没吭声，与臣暄先后落了座，道：“上次与殿下对饮，还是去年在幽州夜宴上，算来已有一年之久了。”她边说边将两人的酒杯斟满。

“何止一年。我记得郇明去闽州大营自荐时，还是秋季。”臣暄握着热烫的酒杯笑道，“足足十五个月了。”

“难为殿下还记得。”鸾凤执着酒壶的手稍稍一顿。

臣暄夹了一筷子素菜放入口中，面上露出几分赞许之色，口中却问道：“过了年，鸾凤可是十九了？”

“是啊。我十六岁挂牌，如今想来还历历在目。”鸾凤的眸光渐渐闪得清丽，似在提醒臣暄，“转眼我与殿下都认识这么久了。”

臣暄知她有话要说，便没有作声。

鸾凤顺势又道：“我在闻香苑……承蒙坠姨照拂八载，说来倒没有几个亲近之人，除却朗星之外，也只和拂疏算是相熟。”

她正思索着要如何提一提拂疏的事，耳中却忽听臣暄接话：“我想把闻香苑交

给拂疏打理。”

原来他知道了。鸾凤抬眸看向他，目中水光粼粼，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情，似感谢，又似感叹。

臣暄与之对视，浅淡一笑：“黎都人际关系错综复杂，如今父皇初登基，还得依靠闻香苑继续打探消息……容坠年纪大了，恐怕力不从心，我思来想去，拂疏是最合适的人选。”

不得不说，臣暄的安排很妥当，鸾凤也替拂疏感到庆幸。闻香苑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如今拂疏已无意嫁人，若是做了掌事妈妈，与从前的姐妹聚在一起，心里也算有个指望。再者闻香苑日进斗金，拂疏手里会宽松些，也能攒些积蓄养老。

臣暄明明可以借此机会卖个人情，但他没有。鸾凤感谢他的体贴，便执起杯子由衷地道：“我替拂疏谢过您。”

臣暄与她碰了杯，一饮而尽。

喝过这杯酒，两人又静默下来。越是这样，鸾凤越找不到话题，只得干笑地轻咳一声，没话找话：“殿下可还记得咱们曾在闻香苑喝过一次酒？”她怕臣暄不记得，刻意补充，“第二日我还患了伤风。”

臣暄又怎会不记得？事实上那日的情形他永不会忘记。烛火里的春药，鸾凤娇弱的身躯，直到今日他还会时不时地想起，质疑当初自己是如何忍了下来。

想到此处，臣暄笑了：“我自然记得。”

鸾凤也努力回想着那天的情形：“犹记得我当日敬了殿下三杯酒。一愿您摆脱束缚，二愿您得偿所愿，三愿……”

“三愿什么？”臣暄直白地问道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日鸾凤只说了前两个祝词，第三句尚未出口，她便抵挡不住药劲，神志不清了。

“三愿殿下子孙绵延、香火永继！”鸾凤确实想不起来了，索性信口胡诌。

臣暄忽然想到了原歧临死前的诅咒，遂自嘲地笑了笑：“鸾凤越发会说话了。”

这是暗指她从前没说过这句话了。鸾凤声色不动，徐徐为臣暄添了酒：“这两个愿望，殿下皆已实现，如今就差第三个了。”

她又将自己的酒杯斟满，敬向臣暄：“我得多谢殿下为凌府满门讨了说法，了却我心中夙愿。”

这话听起来颇有深意。臣暄执杯的手略有不稳，杯中漾起一丝涟漪：“说了半天，你还是要走？”

“我也不是急着走……”鸾凤委婉地说道，“再有大半年我与殿下的三年之约便会到期，届时殿下定已擒获周会波。北宣渐趋平稳，我便没有理由再继续叨扰下